



K250.6
118
21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翁同龢日记

第一册

陈义杰整理

h094

中华书局



66504

责任编辑：刘德麟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翁同龢日记

第一册

陈义杰整理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0毫米1/32·16开·482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7.00元

ISBN 7—101—00503—9/K·219

点校说明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状元，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历官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晚清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有重要活动。1898年6月15日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4年病卒。1909年诏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日记》(即《翁文恭公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迄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记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史事和作者本人的思想、活动，内容相当丰富，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据一些学者考证，翁同龢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曾对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和维新派的内容作过删改。

《翁同龢日记》现有几种本子，最早的是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手稿本；1970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赵中孚整理的排印本，排印本据影印手稿对日记进行了整理，并加以断句标点，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辨字和标点方面，疏误不少，字句脱漏颇多；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1925年影印本缩印。此外，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

也都选录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且都是据1925年影印本摘录；江苏省常熟县图书馆藏有翁同龢光绪十八年任武殿试读卷官期间的日记抄本，内容与已刊日记相同。

我们这次整理，以1925年影印本为底本，对原稿加以辨认、校订和标点。原稿的误字，凡能确定者，均加以改正，改正之字注于〔 〕内；脱字用〈 〉表示；衍字用〔 〕表示；难以辨认的字用□表示；空字用……表示。原天头地脚多有增记之文字，凡能确定其与正文所记事项有关者，均移至相应之处；无关或不能确定者，天头文字置于该日记事之首，地脚文字置于该日记事之末，均排楷体字并加括号。稿中所记人名字号多用同音或音近之字，凡此均仍其旧。整理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已有成果。

翁同龢另有《军机处日记》（即《翁文恭军机处日记》），记事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1883年8月9日），迄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1884年4月6日），193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手稿影印，这次也一并加以整理，编入本书之末。

限于水平，整理内容肯定还有错误之处，謹希不吝指正。

整理者 1985年7月5日

目 录

点校说明.....	1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	1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	23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	41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	93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	179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	257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	309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	367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	441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	511

目 录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	581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	671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	743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	827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	901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	957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	1017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

戊辰元旦(1月25日) 天气晴朗，暄和无风。寅初焚香告天，卯初入朝，坐朝房，黎明俟于慈宁门外，与荫轩、文星垣、常润伯侍班。辰初，上率群臣行礼，安雅从容。辰正，太和殿前朝贺，与朝鲜正使金君谈数语。出敬诣贤良祠先公位前行礼。至西北城拜年。申初回寓，叩贺堂上万福。傍晚复拜客。朱桐轩师授协揆。

初二日(1月26日) 晴和解冻。入城拜客，定烧酒胡同寺屋，前岁旧巢也。每月十七千，觅一菜姓，每月煤火工食十千。申初出城，腰腿作楚。

初三日(1月27日) 晴和如昨。略拜客，路难行。夜邀二宋及同邑诸君作消寒会。

初四日(1月28日) (赏新会橙廿枚。)南风，暖。清晨拜客。午刻邀树南、若农、伯寅、修伯、莱山、研秋、用甫饮，薄暮散。是日传知，上于初七日到书房。因初六日紫光阁宴外藩蒙古也。

初五日(1月29日) (补送例赏汤羊。)晴和有风。借宝生归评《史记》，与杨协卿藏本对勘，无纤毫异，因补临于旧藏本上。晚到厂肆一观。是日祀神，收真容。

初六日(1月30日) 晴。竟日临写《史记》，极乏，书痴可笑。到厂。是日戴新甫、郑继三两先生开馆。

初七日(1月31日) 晚阴，薄暮微雪，夜未止。卯正上至，诸臣跪贺年禧。读书照前，未背，五刻毕，未写仿。接读满书，二刻毕，御前大臣趋而入，退时才辰初三刻耳，饭罢即退。今日从菜厂胡同

移居寺中。到厂购《醴泉铭》一本，稍旧。夜赴丙宋招观舞鹤，二鼓散。懋勤殿匠役以救火出力，全班赏顶带，照年节例给钱卅二千。源侄自元旦起发病，多呓语，今日略清楚。闻广绍彭丁外艰，呈请御前大臣代奏，不允。忌辰斋戒，貂挂不挂珠。

初八日（2月1日）（换仿格。）五更密雪，终日霏微不绝。卯正入，读极顺利，六刻毕，满书二刻许，辰正都毕，饭后退。待车良久，到寺小憩，临《史记》。晚赴杨氏叔侄招，亦消寒集也。

初九日（2月2日） 雪益密，已午间更大，午后止，放晴，寒甚。是日太庙时享，前期，上诣行礼，无早晨功课。执事站班者皆补挂蓝袍，余等仍貂挂。已初二刻到书房，满书二刻。汉书读生者一本，写字、讲《孟子》，凡四刻遂退。到寺寓。吊广绍彭。赴徐荫轩招，坐中皆蔬笋旧友，慕杜已矣，为之怆然，有崇文山在坐，晚归。是日宫内亦茹素，俗所谓“天生日”也。于荫轩处见唐人写经一册、梁山舟《楞严咒》，皆佳。

初十日（2月3日）（赏春帖子、绢四十张、笔三十枝、福方十张。）晴朗，仍寒。卯正入，八刻全完，读极好，对尤佳，满书二刻，已初一刻退，坐朝房待车。拜西城客。是日艮峰先生因坠马伤膝未入值，往问之。童榮山欲偕其侄来诊仲渊疾，婉辞之。

十一日（2月4日） 清晓沉阴，辰巳间清朗。卯正偕枢廷同叩头谢春帖子赏。读书略涩，十刻全完，并满书。饭后事下即散。过厂，略驻足。答王廉访德固已出京矣。闻捻匪由怀庆北渡漳，直窜鸡泽，其股首有小阎王者主直扑畿辅之议，获奸细供如此。廷寄发神机营兵三千余即日赴保定，并命京兆尹王榕吉照料兵差。是日戊正立春。

十二日（2月5日） 阴有雪意，夜微月。照常人，读如昨，十刻草草毕，饭后起下即退。答沈令，廣齋，号少南，浙江桐廬人。并答族叔

镜湖。沈令者文安长官，镜湖东家也。坐良久，归校《史记》。闻神机营陆续出城。

十三日（2月6日） 昨日传自十三日起至二十一日上不御弘德殿，嗣后每年俱自十三至开印日无书房。是日起，已辰初矣。访修伯问贼情，知于初八日扑定州而过。诣兰荪前辈处谈。饭后为镜湖作书致清苑令何君、峻生，丙辰。聊城令郑君，协吾，壬子。即送其行。游厂，无所见，意绪不佳也。见明发一道，切责在事诸臣，官文、左宗棠严议，李鹤年摘顶并革头品顶带，李鸿章夺双眼花翎、褫黄马褂并骑都尉世职，旨内有贼窜衡水、定州语。二鼓，宝生信来，云保定于十二日寅刻被围，边马达固安云云。亟访之，谈至亥初。彻夜未眠。得叶香谷书。

十四日（2月7日） 寅初起，本约与宝生同诣经笙处问消息，余至已迟，乃与宝生坐经翁寓良久。闻昨日官报宋、张、喜三军绕出贼前，刘松山、郭宝昌两军亦继至矣。凌晨出城，遂偕松侄驰至天宁寺，与寺僧度地，得后院花厂旁僧龛之西隙地，坎深五尺，宽五丈，长一丈一尺，锹铲毕举，竭一日之力乃成，覆以木板，上加土与地平，于申正安厝。呜呼！负土之愿毕矣。李若农邀饮，辞之。惫困不支。见彰义门外有负枪兵南去。涿州探报，贼至保定府之四里营，又云已至定兴县之固城镇。晚间又有探报，刘、郭、喜三军并张曜、宋庆两军俱到松林店地方，陈国瑞粮台已到定兴，贼踪西窜。以上宝生云。官相拟督张、宋两军赴涿州迎剿，丁宝桢由景州北援，神机营派恩承带马队出京。修伯云，见诸军绕出前途明发，并将诸将议叙。

十五日（2月8日） 晴朗，夜阴。九衢爆竹殷繁，熙熙皞皞。早晨到厂，并写对子。午间赴松筠庵菜山招，在坐英豪卿、潘伯寅、徐荫轩、李若农，晚散，可谓好整以暇矣。夜诣宝生处。闻醇邸连

递封奏，请偕兵赴易州，与枢廷议不合。官相六百里，闻贼窜易州，众约二万，马队大半。昨日团防大臣言应办团守，允之。请南营归节制，不允。今日寄谕各处盘查奸细，因神机营获贼，供有贼众扮作商民之语也。是日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派恭亲王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

十六日（2月9日） 晴，夜月无光。竟日点《史记》。申初赴袁小午招，座有罗椒生、宋雪帆、毛旭初、徐荫轩，薄暮散。是日停止廷臣宴。庞宝生来。朱修伯云易州无贼，神机营探报误以陈国瑞兵为贼耳。衍秀报到，云贼在满城。闻廷寄催宋、张等军南击。始于各城门派兵三十人巡查。文祥、布彦诺谟祜所管专操大臣均改派都统接管，余派文员兼副都统者甚多。闻文冢宰带兵出剿。不确，竟是讹传，伯王、文百川皆因内廷故开专操缺。

十七日（2月10日） 晨雾甚浓。早起欲呕，腹泄极惫，略定入城，吊广绍彭，分册。归已初矣。邀王芷汀、汪鹤生、泉荪、童圯山、徐荫轩、史勤斋、崇文山素饭，刘子重以疾未到，薄暮散。官相报贼向南窜，在安平、祁州等处，留张曜一军顾北路，余皆进剿，丁稚璜到雄县会剿，修伯云。慈亲感冒声嘎。

十八日（2月11日） 晴，微寒。点读《史记》，极乏，粗毕。贺庞宝生子娶妇，张宅嫁女，晚间再往饮酒而归。慈亲到庞宅。探报贼仍距大汲店，意欲筑垒，曾到保定西关烧掠。

十九日（2月12日） 晴，暖。已刻恭悬先公大学士扁于邑馆之敦睦堂南荣，龢及曾源甲第例亦悬扁列于西侧焉，缅惟乡先生之贤，吾家世泽之远，将以启后人嗣续之志，仰瞻椽桷，慨焉而叹！集邑人宴于堂，在坐者庞宝生侍郎、赵介人农部、杨鹤峰比部、陆云生编修、曾印若中翰、杨思赞、荫眉两茂材、龢与曾桂、曾翰也，傍晚散。诣兰荪前辈谈。李少荃报二十日起程赴援，丁稚璜、崇地山到

固安县折赴雄县。神机营探报，贼于十六日陷祁州城，而十七日官相报无之，疑讹传也，修伯云。临归评《史记》毕，手腕欲脱矣。曹心穀同年大俊歿于大兴官署，余挽之：“官舍我来频，仲举常县徐稚榻；吏才君弟…，商暉应勤景完碑。”曹为文安令，延余主讲书院故云。是日西厂子宴蒙古王公。

二十日（2月13日）（是日换去绍桂。）晴，风，甚寒。谢客，谒晤温年丈，以《史记》还庞、杨两家。过厂。午赴童起山前輩招，见其二子，在座者即前日諸君子也，菜甚佳。是日无所闻。

廿一日（2月14日） 晴，寒。吊唁蒋菊潭。闻贼回窜，又云宣化有贼，皆讹传也。夜访修伯，云两日无报。见《停云馆帖》，朱虹舫所收，颇佳。董书一册亦佳。

廿二日（2月15日） 晴，晓寒午暖。是日始有书房。卯正上至，读书未倍，颇觉涣散，气却静也，九刻都毕。今日系整工课也，膳后满书三刻，巳正二刻同退。艮翁坠马伤右膝，尚未平复，勉强入直。借余家椅轿。到小寓略坐。吊曹心穀。归，于书斋小坐。客有言真气须时时提摄，不可坐令消沮，颇韪其说。仲渊昨日始出户，盖数月未出矣，见之甚喜，今日亦未发病。贼窜晋州，前数日焚大汲店木垒而遁，探报如此，宝生云。王榕吉回京。福建试差王维珍、鄂芳今日始到京。

廿三日（2月16日） 晴，微暖。卯正入，读如昨，减应背者数号，十刻而毕。巳初三来，满书三刻，同退。到小寓略坐。过厂，以《爨龙颜碑》付横治。归与仲渊谈。连日城内八旗兵各按地段列械驻扎，查夜亦勤。

廿四日（2月17日）（赏官燕一斤。即日磕头。）晴，暖，晓起仍寒。卯正入，读书极涩，十一刻草草毕，巳初三刻来，满书四刻，偕满培达同退。醇邸来商联衔请上召对军机大臣。访彭芍亭不值，

拜西城客。得五兄……月……日湘阴舟次函。十二月初十日由长沙起程。慈亲感冒，咳嗽殊甚，筋骨酸疼，请顾肯堂诊，云脉气平和。

廿五日（2月18日） 黎明微雪，辰巳间转密，到地即消，午止未晴。十一刻工课全完，较昨为胜。讲书两次，对不佳。巳初三来，满书三刻，仍同退。访顾肯堂未值，已而肯堂来为慈亲诊脉，云外感轻而气不顺，须调和脾胃为主，处方清妥。今日较昨日稍健，惟胃口不开者凡一月，两日来饮食尤少也。贼窜河间、献县一带，沈经笙云。祁州牧殉难；饶阳团勇五千人接战不利，城陷，知县殉；官相偕张臬使出省，宝生云。据探报如此。贾相国请开缺，命以太子太保大学士致仕，食全俸。昨日事。朱师充掌院学士，国史馆正总裁毛昶熙，副总裁罗惇衍，武英殿总裁万青藜，教习庶吉士。

廿六日（2月19日） 沉阴地润。卯正入，读书先利后涩，背书甚生，十一刻读毕，仅讲书两号。巳正一来，满书三刻，余等午初二刻退。即出城。慈亲今日转比昨日不爽，未申间即卧，发热喘促，脉右寸关洪数，似外感未清，而顾君之药专治气分，未免过轻，照《李氏刊方》第一方服之，连服等味。自十六日起胃口不开，并不吃烟。夜宝生来。

廿七日（2月20日） 晨大雾，巳午起，入暮微雨。慈亲昨夕发烧，至子初止仍未清楚，气犹喘促，余仍入直。卯正入，读略如昨，较速，十一刻出，留读诗、写属对。于膳后余先退，抵家午初矣。顾君来诊，云本原无病，用轻药即愈，于是照昨余所拟方加苏梗，去竹叶。晚热渐净，气略舒，竟日饮米汤而已，咳嗽略定。复陈国瑞书。丁宝桢报饶阳击贼获胜，斩数百人，向西南逃去。

廿八日（2月21日） 昨夜雨数次，檐溜有声，晨露日光，已而沉阴，薄暮雨。连日雾雨弥漫，阴气太甚。慈亲得汗少许，头颈痛。一时许始敛，神气稍舒，咳亦渐稀，惟两手脉均见歇至，私衷战栗不

自持，乃不入直，遣车迎肯堂。肯堂至，诊云此时不歇至，惟稍洪耳，定沙参、砂仁等调气之剂，今日虽不甚喘促，而倦卧时多，早间大解极少，胃口不开，仅进烧饼盖一片、粥数汤匙，似表解而里仍未通也。饭后脉右寸关仍洪，微数，却无歇至。晚又大解一次，略多。夜卧甚静，微汗，腹中甚热，舌尖起泡，小水赤而短。是日未入直，闻倭相亦未入。同人遣介来问。

廿九日（2月22日） 晨阴，午后开霁，夜阴。是日仍未入直。慈亲脉稍和，再诊无歇至，倦甚不能坐，胸中闷气，仍喘，肝气升降。延肯堂处方，以为湿化为热，阻滞中焦，用厚朴、枳壳、连翘、花粉，佐以车前、赤苓，并加木通少许。是日吃烧饼一枚、素馄饨十只、米汤一二蛊，神气略爽，惟小水少，热犹未化，胃口尚未开。价人来。

二月朔（2月23日）（初读五言律。）竟日阴，已刻飘雪花数点。慈亲略愈，乃入直，至东华门始悟今日坤宁宫吃肉，坐待良久，诸君始至。辰初上到书房，照去年十月朔例读。膳前书减《四书》数号，讲书一次，满书先上毕，拉弓，余等人，读至巳正一刻，奏事太监请看引见，上还宫，余等退食，一刻多复入，午初二刻毕退。泥淖极难行，未初一刻到家。慈亲食烧饼二枚、片儿汤少许、泡散子半盂，胃气略开，诸证皆减，私衷欣悦。肯堂来，照前方去木通、炒香豉，加炒银花一味。发四川信。昨日官文报贼还扑保定，距府城数十里。

初二日（2月24日）（初上生书。）阴寒殊甚，微飘雪花。宫内吃小肉，卯正三刻上至，满书先入，五刻出拉弓，余等退食即入。读至巳正一刻，奏事处来请见起，上还宫，三刻许即来，接读熟书三号，写字读诗，退时则午初二刻也。抵家未初一刻。慈亲胃口渐开，吃烧饼二枚、面食少许、素馄饨十只、粥饮数次，服昨药，诸症皆渐平，惟小水短，大便未行。是日未请顾君。

初三日（2月25日）黎明雪花作，既而更密，晚止，夜霁。卯正入，十一刻出，巳正三来，满书五刻，余等复入，午正退。泥淖极深，处处险阻，到家未正。请肯堂，处方略如前，减金银花、天花粉，加通草。慈亲今日大愈，起坐时多，能食粥。小水赤，大解未行。闻神机营复派马队。又见橐驼驮帐房甚多，云赴故城驻扎。询诸宝生，云局中无报。

初四日（2月26日）昨夜雪积盈寸，自天明至夜未尝少止，九衢汪洋矣。丑正三刻起，寅初二刻登车，一时始到。卯正入，十一刻草草毕，巳初三来，满书又五刻，余等午正多退。是日艮老未入直。明日将请感冒假，因初九日丁祭不能行礼也。慈亲渐愈，纳食较多，得大解。宝生、价人来，以余所藏宋本《集韵》示及，称赏不已。是日午未间两宫及上幸御花园挑选八旗秀女，自去年二月行文各省旗官有女应挑者，限于十月到京，后年将举行大婚礼矣。与挑者一百有零，十二岁、十四岁者。顺贞门至神武门照料官甚多。户部俸饷处亦有差。闻捻匪扑保定，经宋、张两军击退，还向东南趋。丁宝桢、崇厚皆有报。

初五日（2月27日）（上换黑风毛褂。）清晨大雾，俄而放晴，霁，景暄妍可喜。卯正入，十一刻出，读极静，竟日如此，讲书均未及讲，巳初三来，满书四刻，余等午正退。艮峰相国请假。车中颠簸，来往皆一时许，嘻。

初六日（2月28日）晨雾淞，巳午间始见日，薄暮风起，九衢蒸气如釜上烟。卯正入，读微怠，十一刻而出，后路匆忙，巳正来，满书几及五刻，余等讲书又耽搁数刻，退时午正三刻矣。到家未正三刻。延肯堂，药用西洋参、钗斛、瓜蒂、半夏、麦芽、鸡内金、云苓、枳壳。菜山来谈，命恭亲王及神机营王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贼窜河间，将窥天津，我兵折回者甚多，修伯云。又云

昨日节制文字乃出兰翁手。仆人曹喜家在大汲店，被害甚惨，仍归省，行至涿州南，见难民遍野，露处号呼，而官兵抢掠之酷又倍于贼，万口同声，似非无据。卢沟立营。

初八〔七〕日（2月29日） 晴朗有风，路尤难行。卯正入，十一刻出，甚好。巳正来，满书五刻多，余等午正三刻始退。连日肝火极旺，耳鸣特甚。宝生云，局探廿九日贼扑保定，左帅由定州发报。离城三十里，骆副将数百人歼焉，仍东南窜去，得我兵旗帜号衣，有假充官兵北犯之谣。

初八日（3月1日） 浓阴，薄暮晴。卯正入，十一刻出，先涩后畅。荫轩咳嗽，余代带书。巳正来，满书五刻多，余等午正三刻退。慈亲胃口稍开，喜食面，不思米，一日中起坐才半日。

初九日（3月2日） 漠漠然阴，此兵气也，晚又霁。是日上丁，上诣圣人堂行礼，卯正豫备，余等于卯初一刻入，坐于上书房，届时站班。常服桂珠。上斋惟黄恕皆一人。读书先涩后利，留四号未读，巳辰正三刻矣。巳正来，满书五刻多，讲书读诗，略费时刻，未初一刻退。仍出西华门。王莲西来。杨鹤峰叔侄来。请顾肯堂诊脉。闻贼在献县，淮镇大营在西北，面运河以东无兵。

初十日（3月3日） 晴朗暄和。卯正入，读颇懈散，十一刻熟书犹未毕，巳正来，有外起。满书四刻，余等退时未初一刻，读诗工夫稍多也。是日复看入选秀女。二十人。慈亲起至床前小坐，胃口较好。遇叶菜台，云今日崇地山报贼窜青县、庆云等处，我军小捷，并千余人。请急召李帅赴天津。

十一日（3月4日） 浓阴，甚寒。卯正入，生书读不成句，一时始毕，余带背书，甚畅，辰正三出。巳正一刻来，满书四刻，来初二刻余等始退。连日心颇不聚也。出访万藕舲、托顾世兄馆。黄济川，两处坐皆久，薄暮归。于万处见贼营留无名书四字为句，自言唐姓

廩生，为贼所胁，带马队千人，告团长须筑墙掘壕，锹锄皆可用，守寨者鸡鸣时尤要，勿恃官兵，勿仗大人云云。

十二日（3月5日） 寅正微雪，愈下愈密，晚始止，泥滑滑矣。卯正入，读较昨为胜，十一刻出，巳正二刻来，有奕榕起。满书五刻，余退时如昨。荫轩声暖稍愈。冲泥出，诣宝生处消寒会，睡黑先归。闻贼到汪家口。汪家口者大城所属镇店，米粮所聚。

十三日（3月6日） 昨夕雪甚大，黎明晴，日出，有风，极寒。卯正入，辰正三出，读较前日为胜，讲书一次，巳正一来，外起文○。满书五刻，余等午正二刻退，膳后尤好。倭相销假。郑敦谨复奏至，革山西巡抚赵长龄职，发军台；臬司陈湜发新疆，以蒋益澧为山西臬司。

十四日（3月7日） 晴朗，寒凝，南风。照常入，十一刻出，巳正来，满书将及六刻，余等讲书又甚匆促，退时较昨迟一刻。庞年伯母来。晨车骡踣于道，泥泞极矣。甘肃门入郭凤鸣来谒，颇干练，秦州人，处州县馆。言甘肃军务必撤去勇一半始能办，勇愈多粮愈乏，后必不继。又言回所踞者河州、狄道为一股，云宁、贊固为一股，岷州为一股。又云曹秉忠尚有威望。候补京堂王家璧奏将帅事权不宜遥制。有旨宣谕，昨因李鸿藻条奏，故有派亲王大臣节制各路将帅之谕，仍令自行酌度，并非事由中制。

十五日（3月8日） 晴朗，渐暖，南风。早晨生书一本，读至七刻，照常退，留书五号。巳正一来，满书又占五刻，乃不上生书，将早晨书补读数过，未初二刻退。请肯堂为慈亲诊脉，日来虽稍健，总未健旺，行则头晕，饮食不香，尤恶米饭也。是日新举人复试，投卷者四百人。

十六日（3月9日） 晴，暖。照常入，温前数号书，十一刻毕，巳正来，满书四刻多，余等未初退，以早间留书太多也。是日与醇